

# 十个令人不安的答案，2023年9月11日，德国柏林

## 第一部分（AI整理版）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2TsjCVo8>

讲师：

首先，我想表达我的喜悦——能身处这座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真是太棒了。仁波切本人也非常享受此刻在这座城市的时光，这正是他的感受之一。

这里有这么多人，这多少给我带来了一些压力。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太确定大家对这次聚会抱有怎样的期待。不过我确实深受鼓舞，因为我们此次相聚的目的与佛法有关——想到居然还有人对此件事保有兴趣，真的令我感到惊喜。

人们对佛法的兴趣似乎一直在起伏波动。而佛法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连接，与它和亚洲传统社会的连接，性质上截然不同。那些曾经真正承载佛法的传统社会，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衰退了。以印度为例——佛法正是从那里发源的——如今在印度，它几乎已近于灭绝。至于日本、韩国这样的传统佛教社会，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所以，当我说“佛法”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我们谈的是哪一种佛法？这一点很重要，需要非常具体。

当然，这些都只是非常粗略的概括。大体上来说，佛法与西方人的正式相遇，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遇到过当年在场的一些人，他们中有些至今仍然在世，就坐在今天的听众席里。

当时来到喜马拉雅山区的人，有些是因为大麻而来，有些是因为越南战争引发的动荡和不安，他们真的想要寻找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人，是真正在寻求某种别的事物。根据我读到和听到的，欧洲人一直以来对那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事情有着真实的兴趣。

如果从那时快进五十年，佛法在西方世界经历了起起伏伏。而我对佛法是否“时髦”、是否符合时代潮流这件事本身也很感兴趣——观察这一切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有些人是因为LSD的体验才走近佛法的，因为在那些体验中，他们开始意识到：以前认为最小的，其实并不是最小的；以前认为最大的，其实也未必是最大的。他们因此承认，有些事情远比自己原先以为的更为深远。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压力、抑郁，通过接触正念而逐渐接触到佛法。这两种途径都是可以的，并没有哪一种比另一种更好——两者都有其正当性。

这种兴趣让我感到鼓舞，因为它表明你们对某些超越日常的事物有所关切——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这个世界，为了环境、为了和平与和谐。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否则，如果我们变得过于理性、过于实用、过于经验主义，我们就会逐渐失去生活和这个世界神奇的一面。

去年，印度购买了法国战斗机。就在那些战斗机抵达机场的那一天，我看到印度的祭司们站在跑道上，向战斗机洒水，用辛杜尔和各种祝福之物涂抹在飞机上。这一幕非常重要。世界上仍有一些地方，还保留着这种对神圣维度的需要与敬重。

当主办方邀请我来这里发言时，我意识到在座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过如此深厚、精湛的教法，如果我只是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重复那些内容，对大家来说意义并不大。所以，我请主办方收集一些大家真正想问、却因为种种原因不太好意思开口的问题——那些平时会被认为“不太合适”或“太大胆”的问题。今天，我会尽力回答这些问题。好，我们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第一个大问题是：佛教徒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社会事务？比如气候变化、社会问题、污染、全球变暖、世界的未来——佛教徒应该如何回应这些问题？这也许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问题，会引出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答案，但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坦率地说，从各种角度来看，很多时候，佛教徒并不擅长回应当时当地的现实处境。这也很可能是佛教衰落的原因之一——根据某些研究，除中国以外，佛教可能是目前衰退速度最快的宗教。

佛教教义中，或许最适合用来教导、分享给孩子的，是本生故事（Jatakamala）。我最近与不少大学校园有过交流。但如果仔细审视《本生鬘》，它也是最难阅读的文本之一——充满了古典诗歌，极其艰深晦涩。可能大多数印度人如今也无法真正读懂它。就好比里面说“愿您的莲足触及我的王冠”，你要怎么把这个讲给小孩子听？

所以，我感觉佛教儿童教育这一块，从来没有经过认真、系统的规划——没有清晰的愿景、使命和方案。当然，修道院里有年轻的僧侣和尼姑，但他们通常接受的是识字训练，然后是背诵，然后是仪式。

当然，修道院里也有阅读和写作的课程，随后具体的仪式也逐渐被引入。只是这一切缺乏整体性的秩序与规划。

我只是想说，不管脑海中浮现出什么想法，有一点值得注意：佛教与耆那教传统，从未轻易与世俗或政治方向建立联系，也从未形成这样的联系。因此，传教士式的态度、传教计划、传教士式的思维方式，在这两个传统中从未真正存在过。正是基于这一点，这些传统才始终保持其本来面貌。

当然，佛教徒也会祈祷——愿一切众生皆成佛，诸如此类。但这其实不算是传教士该做的事，对吧？佛教徒越多当然越好，但这与传教活动终究是两回事。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佛教始终致力于探寻真相。当我们说“我皈依法”，所谓的“法”，实际上是我们向真理的降服与交付——臣服于这个事实：世间万物并不永恒，无常是一切的本质；没有什么能百分之百令人满意；你随时都可能死去。

就好像我们知道水是潮湿的，没有哪一刻水会突然不再潮湿。因此，无论我们想润手还是洗头，都永

远依赖水，水也从不辜负这种依赖。所以，当我们说“我皈依佛法”，实际上是在皈依这些道理：一切皆无常、一切皆苦、一切皆无我。

当我们真正接受这一点，理论上，每次向某人道晚安，你都会想到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如果我们真的内化了这个事实，它将对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影响我们如何购物、如何买房、如何与人交流，乃至我们说“早安”或“晚安”的方式，因为我们可能真的不会再见到那个人。这才是真正的驱动力。

如果佛教徒真正践行这种理解，对无常与不稳定的深刻认知，实际上可以拯救世界。意识到万物皆会变化，正是应对当今世界种种问题的关键。在经济领域，这种变动的本质确实存在；在气候问题上亦然。

当然，也有一些人皈依佛教，是因为对现行体制感到不满，然后在佛教内部寻求指引与答案。关于佛教徒应当如何参与社会这一问题，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

以印度的安贝德卡博士为例。他出身于不可接触者阶层，后来成为印度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并以此对抗种姓制度。那是一场规模极大的变革——数百万人皈依佛教，以此谴责并脱离印度教的种姓体系。这当然是好事，佛教徒越多越好，对吧？仁波切大概也会这么说。

藏传佛教也有非常好的社会参与传统，不仅限于藏传，中国佛教同样如此。西藏伟大的大师唐东嘉波便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他是一位桥梁建造者，为人民建造了许多桥梁。这是一种藏传佛教的现象。当然，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东亚佛教传统，也都有优秀的社会参与实例，由这种社会责任感所驱动的投入，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该怎么做？作为所谓的利益相关者，作为持守佛法传承的人，我们当然需要关注佛法的存续。但这未必非要以研究或修行成果的形式来表达——它完全可以通过实际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来体现。

关于这一点，我想讲一个故事。在伦敦，曾有人请教肯泽仁波切，说他有机会在发展中国家不同地区建立几家诊所。这个人与仁波切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能量连接。仁波切的回答是：你其实知道该怎么做，你不需要诊所，你应该去闭关修行。这一开始听起来可能很奇怪，甚至显得自私——世界上那么多人在受苦，需要医疗救助，你却要自己去闭关冥想？然而仁波切后来解释说：一个真正优秀的修行者，如果投身建造诊所、医院这类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骄傲、嫉妒、紧张、压力，最终可能完全迷失在情绪的风暴之中。而一个持续深化修行的人，内在力量不断增长，反而能在那些地方产生更为持久深远的影响。

韧性与内在力量是可以培养的。我们可以从佛教智慧中汲取指引。就像许多东方传统一样，佛教对死亡有大量的思考与探讨——至少在理论层面如此。正因如此，理论上佛教徒在面对死亡这件事上要比一般人坦然得多。佛教临终关怀做得非常好，比如柏林的苏卡瓦提（Sukhavati），那是非常好的例子

。佛教大师、禅修老师们也在扮演心灵医者的角色，服务那些有需要的人——就如同医生或医师，正是为有需要的人而存在的，这很好。

我的回答可能不够清晰，但这是故意的。我认为，如果佛教真的变得像某种传教士式的运动那样深度投入，这其实是危险的——危险在于，智慧传统的这一面向将会随之消失。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真的需要保持一份谨慎。一旦佛教徒开始如此深度地参与社会，以至于演变成一种使命式的运动，智慧的这一面就会就此消逝。

当然，入世佛教正在兴起。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喇嘛和大师对科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与科学家展开合作，这是好事。但我个人其实有点困惑，为什么他们对科学感兴趣，却对经济学不感兴趣——因为我认为经济学同样非常重要，可能是当今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经济形势就是这样——是一种令人发狂的错觉。[笑声]

但他对于人们并不这么认为，感到十分惊讶。应该学习一些与经济学相关的课程，这是必须的。那么，为什么喇嘛们不这样做呢？因为经济形势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议题复合体——它是一种错觉，却让我们抓狂。我认为很多朋友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地缘政治也是如此，佛教徒同样应该培养地缘政治意识。你喝的那杯水，以某种方式，都与某个地缘政治问题相关联。归根结底，我们每一滴所喝的水，都与地缘政治有所关联。因此，佛教女性和佛教徒都应当关注和处理这件事，为了拯救地球。总体而言，佛教有许多可以贡献之处，尤其是密续佛教，确实能够做出许多有益的贡献。

仁波切去了南美洲。在那里，父母告诉孩子们，不要只是用眼睛看，而是真正地去看——让孩子们辨认山脉和树木，并将它们视为自己的母亲。仁波切在南美洲得知，孩子们被教导去凝视山脉和树木，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来看待。他认为，在成长过程中拥有这样的心态非常重要——有了这样的想法，这是你的母亲，长大后与那棵树、那座山的关系肯定会有所不同。当这些孩子长大后，如果他们仍然与山峦和树木保持那种如同亲生母亲般的联结，他们的行为和看法就会随之改变——这种影响甚至比佛教徒通常看待树木、山脉和水的方式还要深远。这种意识确实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

在密续佛教中，这一点更进一步——树木和山脉不仅被视为母亲，甚至被视为神灵。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就会为世界带来良好的贡献。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题目是：文化与本质之争，也就是容器与内容。先用英语，然后是德语。问题是：请帮助我们区分藏传佛教的文化方面与本质方面——藏传佛教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包装形式，才能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尤其是年轻一代，而不稀释法的本质？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轮回中解脱，而不必依赖佛教的宗教背景，同时又不陷入整体主义的极端，例如忽视因果报应的原则？您认为欧洲人最大的集体执念是什么，与世界其他地区及其居民相比？藏传佛教是在西藏形成的，您对欧洲佛教可能形成的前景有何看法？

对于这个问题，仁波切有许多复杂的感受。我们永远无法逃离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应该好好讨论，并且一直讨论下去。也许不是我们所有人，但其中一些人应该始终持续这个话题，一直说下去，直到你真的感到厌烦为止。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能找到解决方案，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因为确实存在这样的真理——例如无常，例如空性、缘起，这些是事实。这些真理本身是超越文化的。而传达这些真理所使用的参数，则是文化层面的工具：主要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文化的作用，就是为了承载和传递这些真理。仅此而已。

但我认为，欧洲人就是欧洲人。实际上，他们早已在独立思考这些话题了，完全独立于佛教之外，而且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巴特——嗯，小B——[笑声]，我读过罗兰·巴特的作品，但实在太难了，我立刻就放弃了。还有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论述。我只是随便翻了翻，但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安慰，因为我认为时不时地讨论这些话题非常重要。我斜着翻看了一遍，一直觉得写得很好——他认为重要的那些议题，以及他认为应当讨论之处，都值得一谈。

说到印度人——你知道，也许佛陀实际上是高加索人出身。我不知道在场的藏族和印度观众对此会作何反应。当他说他认为佛陀释迦牟尼实际上是高加索人出身时——因为他是雅利安人嘛，而且据说他有一双蓝眼睛。在密续中，也有金发的描绘。你在西藏或喜马拉雅山见过金发的人吗？伊朗——有些与此相关的神灵被描绘为金发碧眼。西藏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金发的真实人物？其实并没有。这些人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迁移过来的，也许来自伊朗、波斯或阿富汗。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暂且如此假设。

所有藏人都会进行七支供养，大约七样供品逐一奉上。其中第二项是洗脚水。[笑声]

但如果你了解西藏，你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洗澡的——当然不完全是，也不是真的洗脚，但这个供养就在那里。图像中描绘了莲花——但有趣的是，那莲花在西藏根本不是莲花。这又引出了更多问题：在西藏高海拔地区，莲花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现在也许能长，但当时是没有的——西藏没有莲花生长。然而信众却崇拜莲花，“班玛”（莲花）在他们心中总是那么美好。

大约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有一位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大概二十五年前，他受邀前往一个西藏佛法中心，被问及摩诃迦罗（大黑天）的修法。顺带一提，就是在那片芦苇丛边的地方，当时人们都知道这一点。他被问到是否已准备好，仁波切问这是否可行，完成之后就可以使用了。然后他们匆匆忙忙跑上去，却还没准备好，不得不另行张罗。仁波切非常不耐烦，过了几分钟就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怎么了？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他等待着，但那件东西仍然没有到位。他们说，黑色的那样东西还没做好。因为在仪式中，这套供品以黑色为主色调，以茶作为供品——摩诃迦罗修法中，红茶（黑茶）绝对不可或缺，没有它是不可能进行的。从密续的角度来说，这样讲似乎是在贬低摩诃迦罗，因为这暗示摩诃迦罗有自己的偏好。但在某种意义上，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只要是黑色的东西就行，那么可口可乐或咖啡同样有效。好，我告诉你这件事，只是作为一个背景，一个起点，情况大致如此。

。

那么，问题是：什么样的展示形式或包装，能让藏传佛教成功接触到欧洲人？对于这一点，仁波切非常坦诚：在他的一生中，他发现只有一位喇嘛真正尝试过，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真正成功的，是创巴仁波切。他不仅在象征的运用上做到了这一点，甚至在词语的选择和组合上也同样如此。他谈到“武士”这个概念，而不是使用“佛教徒”之类在欧洲人听来显得陌生的词语——他使用的是诸如“女战士”或“男战士”之类的表达。

最近我在香港，遇到了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她带来了一套创巴仁波切著作的完整合集，从英文翻译成了藏文，这让我感到非常着迷。例如，他的用词——我们通常习惯选用“demi”这类词来表达某种原初的威严，而创巴仁波切选用的藏语词汇，大概类似于“最初的雄浑壮丽”那样的感觉。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重点不仅仅在于这一种解读，还包括那些执行仪式的人以及所使用的方法。

对此有详细的解释。就像灌顶（Abhisheka）仪式一样——通常人们会使用宝瓶及其他类似器物，而这里用的是画笔、纸张和墨水，整个过程令人叹为观止。仁波切把四位阿贝克斯都召集过来进行讲解，他们对四种灌顶的阐释，正是以画笔、纸张和墨水为基础。这真的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怀抱远大的愿望，虔诚祈祷，祈愿像他这样的人能够再次出现。基础已经打好，祈祷文也已存在。龙树菩萨留下了这样的赞颂——这类祈祷文被称为文殊菩萨赞，其中是这样对文殊说的：“你既非黑、非蓝，非白、非黄、非绿，非小、非大，不在此处、不在彼处……”如此种种，将一切属性悉数否定。而在第二部分，则转而肯定：“你是蓝色的，你是红色的，你是黄色的……”先是否定，后是肯定。这类事情需要时间，也需要勇气。

最近有人邀请了一位画家，请他画益西穿着牛仔裤的画，还有穿着牛仔裤的妙音天女萨拉斯瓦蒂。但画出来之后，你总是能看到这些形象以惯常方式呈现，做着一些固定的惯常动作，行为举止毫无新意，可以说没有任何效果。形象的改变还不够，行为才是关键所在，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说到行为的象征意义——头上满是纹身，戴着耳环、鼻环，你们懂的，这叫颓废装扮，或者，乳胶服装？[笑声]

你们会怎么想？在座各位，作为佛教徒，我认为理论上这并没有什么错。最初只是一个想法——想象一下，你的本尊萨埵，浑身纹身、穿孔，穿着乳胶服装，你们，这些陪伴我们这么久的人，会怎么想？从理论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错。理论上讲，确实没有错。

而且这种形象确实能接触到很多人。因为换个角度，乳胶也可能会吸引很多人。

我就住在这家酒店。就在昨天，每次我出去坐电梯，都很热、非常热、非常不舒服。[笑声]

仁波切住的酒店就在附近。某天晚上，总有人穿着乳胶出现在电梯里。后来她出来了，还问天气是不是很热——是的，确认了，非常非常热，非常不舒服。我们倒是互动得相当不错。这个人有一条很长的尾巴，在电梯里，我就尝试去帮忙。他不只是穿着乳胶衣，尾巴还非常非常长，后来被夹住，困在电梯里了，仁波切随后帮他解救出来。[笑声]

好，抱歉，在这个题外话上花了太多时间。

说回正题，更严肃地讲——现在在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出现了某种吸引力，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个趋势，总之正念运动兴起了，还有对悲悯的关注。我们在谈论毗婆舍那（Vipassana）和悲悯，佛教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大家都很喜欢。但藏传佛教的所有那些仪式嘛……当然，你们中有些人可能是某位藏传瑜伽士的转世，自然会觉得这一切神秘而亲切。但另一种情况也经常发生——在西方，藏传佛教的大量仪式让很多人感到反感，他们转而在家修禅宗或毗婆舍那之类。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某些过去瑜伽士的转世，另当别论。总之，有人觉得也许可以在家修，不需要那么多仪式。

所以我非常同情那些想要简单修行、不太注重形式、不需要复杂观想和繁琐仪式的人。仁波切也同样深表同情。

但情况有点像这样——我是个佛教徒，你们管我这类人叫市场营销人员。[笑声]

差不多就是这样。如果我是一个佛教营销人员，包里装着很多你真正喜欢的东西，而你甚至不肯看我一眼，我也会觉得不舒服。但如果一上来就把所有东西都掏出来，这个人就是要把东西全卖光，整件事就结束了。包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宝贝，各有各的价值，但我们一下子就钻进那件事里去了，感觉也不太对，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妙计没用上。所以我觉得，在西方，我们需要的是以某种方式让大家认识到，手印（mudra）实际上……

所以这样做很重要。要知道，手印就是这样的——非常类似于逾越节的手势，是的，真的很像。真言就像……奢摩他（Shamatha）的作用是什么？专注于某件事，比如正确地呼吸，这样你的嘴巴就有事可做了，至少不会胡说八道。[笑声]

奢摩他的作用是让我们远离一切干扰。我们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我们专注——专注于咒语之类的东西。它保护着我们。在此之前，一直都是些无稽之谈，喋喋不休，因为我们的嘴巴实在太闲了。

对仁波切而言，穿上那件衣服，就像是他的奢摩他。密勒日巴也是这么说的。有时候，并非总是，当他看到这些时，就会想起密勒日巴的歌。每当仁波切看到这种情况，密勒日巴的歌便会在心中响起，非常动人。

密勒日巴说道：若我生病，无人问我好不好；若我死去，无人为我哭泣，就这样孤独地死在山间幽静的冥想洞窟里——对于像我这样的瑜伽士而言，这正是心愿得偿。仁波切说，是的，大概就是这样。密勒日巴的这首歌触动了他，因为它触及了他的内心，使他更接近真理——胜过花费数小时坐在蒲团上，让妄念越堆越多。

还有这只绿色的（大概是绿度母），据说属于……我们不知道，DNA还没测。[笑声]

不过她很可能就是那样的。她所代表的——如果你想找到一个最完美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她了，真的非常感人。如果你想找到一个真正超越所有分类、超越一切范畴的存在，她就认为自己是那个。

什么叫跳出框框思考？不是去框框里待上几个小时。那么“过路人”这个比喻说明了什么？这是否意味

着我们已经脱困而出、打破了思维定式，还是说我们不知何故仍困于其中？包括那几个小时。我知道。[笑声]这确实是个有点难回答的问题，这也是他为什么在那里那么使劲地扭动转圈的原因。好的。

我一直对此持怀疑态度——藏传喇嘛向西方学生传授藏族文化。你们很多人都知道，他向来非常不愿意这样做，这与那些热衷于向西方学生传授藏族文化的藏传佛教大师们截然相反。西方学生当然有可能在今生获得觉悟，但今生成为藏族人，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要为此搭上一辈子？他在这一点上一一直非常挑剔。

这就是杜塞尔多夫局势——记住杜塞尔多夫，还有莲花戒（Kamashila）局势。但他这里有一些新的内容，是你们还不熟悉的，值得好好听一听。如果你被这样塞满了藏族文化，当然有些地方是对的，有些又不对。在那里，你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对待的，是西方文化——因为那才是你所拥有的。我们欧洲人、西方人，更需要谨慎的是与自己的文化好好相处，因为那才是我们所熟悉的。至于藏族文化嘛，大多数人连牦牛是什么都不知道。这非常难，真的非常难，是个棘手的问题。

让我举个例子——中国式佛教，中国佛教徒。中国有三大智慧传统：佛教、儒家和道家。如果我们和中国人交谈，尤其是中国女性，说到“哦，他，或者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人举止端庄、行为得体，遵从某种等级秩序之类的东西。因为按照儒家传统，这种行为方式、等级结构等，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我们想要的是一种局面……

当你说某人是真正优秀的佛教徒时，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所谓优秀的佛教徒，衡量标准应当是：这个人是否真正反思无常、理解苦的层面。一位真正的佛教徒，会思考生命的短暂，思考生活中的苦难。

在西方，我了解得不多，但你们拥有非常浓厚的文化底蕴。表面上也许并不那么明显，但确实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这个文明的许多成员，其文化根源都来自某种宗教——也许你从未真正归属于这个宗教，真正的信徒寥寥无几。这种文化的积淀，或许需要好几代人才能形成。它实际上是从宗教角度渗透而来的，我们浑然不觉，但不知为何，它已深植于内心。

所以，即便只是使用“好”这个词，你也必须格外小心。从印度佛教传统来看，“好”固然是好，但也带着某种“不好”——我们所追求的那种善，本身就需要被理解。【笑声】其中非二元性的层面非常重要。我觉得，不知为何，你们的文化里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善恶对立——那种善恶分明根深蒂固，判断清晰，非常、非常……就是这样。有时，这种道德观念显得过于鲜明。

关于给西方佛教徒的建议，我会说：要警惕让同情心驾车、智慧搭便车的危险。要是智慧和慈悲各得其所就好了。道德不应当坐在驾驶座上，智慧才应当是驱动力，智慧应当指引方向。要小心，非常小心。很多活动人士——尤其是加州那些人——往往以同情心为驱动力，让同情心坐在驾驶座上，这是很危险的。道德也不该坐在驾驶座上。慈悲应当做乘客，道德请坐后排，有时甚至可以放进后备箱。

我也确实是这样主张的。那么，关于如何包装这些教法——因为有很多问题……你想想，你认识的人

里，有些人热情洋溢。好了，先休息一下。